

# 新中国六十年福克纳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陶洁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在很长的时间内,我国学者对威廉·福克纳注意不多,直到1950年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国学者对这位作家的译介和研究才正式展开,但很快又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自1979年开始,我国的福克纳研究走上正轨。1990—1999年是我国翻译出版福克纳作品和有关著作的全盛时期,也是福克纳研究的一个高潮。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福克纳研究稳步而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福克纳研究的特点是年轻学者增多,研究对象范围扩大,研究方法也更加新颖和多样,从比较文学角度予以研究的论文、论著也在逐渐增加,还出现不少总结我国福克纳研究的文章。总体而言,我国福克纳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重复研究,对他的后期作品以及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研究不足等。

[关键词] 福克纳; 小说研究; 述评

## Review and Analysis of William Faulkner Studie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60 Years

Tao Ji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For almost half a century, scholars, editors, translators, and university professors did not pay much attention to William Faulkner, the world-famous American novelist. Faulkner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Chinese readers by *Modern Times Magazine* in the 1930s, which, however, did not stir up much interest. In 1950, when Faulkner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some Chinese scholars became interested. Unfortunately, political campaigns, especiall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terrupted further study of Faulkner. The neglect of Faulkner in the early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no surprise as translations and discussions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East-European literature dominated the field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t was not until the late 1970s that a new wave of Faulkner scholarship was initiated. The decade of 1979-1989 witnessed Faulkner's growing popularity among Chinese readers, writers as well as scholars. Young writers like Zhao Mei, Mo Yan and Zhang Kangkang all acknowledged his influence. Focusing o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and "A Rose for Emily", literary critics mainly discussed the characters and themes of his novels, and his use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d other modernist techniques. The study of Faulkner in China reached its height during the 1990s,

[收稿日期] 2011-09-05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1-12-3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9&ZD071)

[作者简介] 陶洁,女,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accompanied by large-scale translation and readings of Faulkner's novels and Faulkner studies in the West. Critical studies on Faulkner in this period focused on introducing his life and art, but with increasing comprehensiveness and sophistication. Remarkably, there is a lasting interest in Faulkner's reflections on women and race among literary critics at home and abroad. An examination of the essays published in China in the 1990s demonstrates that Chinese scholars have engaged in a dialogue with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sharing in-depth views on research topics and methods. Faulkner studies in China have made rapid progres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featured by the involvement of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young scholars, a broadening interest in Faulkner's works besides *The Sound and the Fury* and "A Rose for Emily", a diversification of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a gradual increase in academic papers and books in terms of comparative criticism. On the whole, Faulkner studies began rather late in China but have developed fast since the late 1970s. Chinese scholars of Faulkner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spite of some overlapping and repetitive discussions around such topics as race, gender, the fictional kingdom, and the function of time. Further studies on Faulkner's later works and his use of realist techniques are therefore recommended.

**Key words:** William Faulkner; fiction studies; review

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是蜚声世界文坛的一位美国作家。自1926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士兵的报酬》开始,他一生写了16部长篇和100多个短篇小说,并在1950年获得194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包括阿拉伯语和非洲的斯瓦西里语。他对世界文学大师如萨特、加缪、加西亚·马尔克斯都很有影响。

我国在很长的时间内对他注意不多。建国以前对他的关注比较重要的一次是在1934年,当时,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在第五卷第一期刊登了赵家璧翻译的英国评论家密尔顿·华尔德曼的论文《近代美国小说之趋势》,其中第一次提到了福克纳的名字,当时的译名为“福尔克奈”。几个月后,《现代》杂志第五卷第六期推出了《现代美国文学专号》,福克纳很受重视。赵家璧的《美国小说之成长》中有专门一节讨论福克纳和海明威,杂志封面内24张美国作家的照片中有他的一张,作品栏里收有他的短篇小说《伊莱》。此外,还有一篇福克纳专论——凌昌言写的《福尔克奈——一个新作风的尝试者》。两年后,赵家璧在论述现代美国文学的专著——《新传统》中,再次以单独一章的篇幅来讨论福克纳。

然而,这些介绍和评论犹如昙花一现,并没有引起中国读者、学者或翻译家对福克纳的兴趣。此后多年,我国再没有出现过评论这位美国大师的研究文章,也没有人对他的作品进行翻译。

## 一、1949—1978年间的福克纳研究

建国以后,受时政影响,我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多半侧重于苏联和东欧文学。作为头号敌人的美国,除了当时苏联文学界肯定的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和德莱塞等少数作家外,所有美国作家译介和研究工作都基本中断。

也许因为福克纳在195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还是引起了中国的注意。解放后我国专门介绍外国文学的《译文》杂志的编辑李文俊就曾组织翻译了福克纳的《胜利》和《拖死狗》两个短篇小说,发表在1958年4月号。他还以编者身份写了一段按语:“福克纳的小说大多是描写南方没落的

贵族,但同时也以同情的态度描写那些受到战争摧残的人们,我们从这一期所连载的两个短篇中可以看出福克纳对于战争的痛恨和对于受到战争摧残的人们的深刻同情。在他的近作《一个寓言》(1954)中,他痛恨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的那种愤慨情绪表达得更为明显。”<sup>[1]</sup>这篇按语是解放后第一篇介绍福克纳的文章,其中的资料后来还被反复引用。

现在看来,李文俊选择这样的小说主要是出自政治上的考虑。1962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资料研究室出版了一本不公开发行的“内部参考资料”《美国文学近况》,这本小册子把福克纳同剧作家阿瑟·密勒、黑人诗人休斯和小说家考德威尔、斯坦贝克、海明威和萨洛扬放在一起,归入“资产阶级作家”。关于福克纳的简介重复了李文俊在1958年按语中的论点,也借鉴了苏联英语杂志《苏联文学》的材料,批评他“曾企图为艾森豪威尔组织作家委员会并提出一个纲领,在这以前,还曾为美国国务院去日本和其他国家进行访问,说过一些诬蔑共产党人的话……”等。然而,简介又肯定他“最近又有某些进步表现……新发表的《斯诺普斯》小说三部曲的第二、三部:《城镇》和《大厦》,已经比他过去的作品好懂得多,人物也比较真实”,尤其是“在《大厦》这本书里,作者对共产党员的描绘虽然是肤浅的,但所采取的态度还是较好的,书中明显地流露了对美国联邦调查局迫害进步人士的反感”。

1964年,袁可嘉发表的《英美“意识流”小说述评》又提到了福克纳及其《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虽然他严厉批评意识流文学只表现没落阶级的扭曲心理和低级趣味的梦魇、性、疯狂与无意识,腐蚀读者思想,削弱他们的战斗意志,但他仍然肯定意识流是表现康普生一家精神没落的最佳手法,也很好地反映了本德仑一家在现实生活中各自的复杂心理<sup>[2]</sup>。

这种用政治斗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划分外国作家,并且以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最高标准来衡量一切艺术作品的做法是20世纪60年代的特点。李、袁的文章无法摆脱时代的烙印,但他们向中国读者介绍福克纳的努力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 二、1979—2009年间的福克纳研究

### (一) 第一阶段: 1979—1989年

1979年底,上海译文出版社新创办的《外国文艺》发表了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干旱的九月》和《烧马棚》以及马尔科姆·考利的《福克纳: 约克纳帕塔法的故事》。杨岂深在介绍中指出:“福克纳写下了大量丑恶、犯罪的事情,但他不是悲观主义者,而对人类怀有坚强的信念,这是值得称许之处。”这一切标志着我国对福克纳的译介和研究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一般来说,我国在介绍外国作家时往往先翻译出版他们的作品,然后才有述评和研究文章。但对福克纳的介绍却是先有关于他的评论,而且是外国学者对他的评论,然后才在1984年出现他的《喧哗与骚动》的中译本。1980年,李文俊主编出版了《福克纳评论集》,收入国外著名学者对福克纳整个创作生涯进行全面评论的重要论文以及对他一些重要作品的分析性文章。此书大大帮助了中国读者了解福克纳,其中萨特谈福克纳的时间观念、考利对他约克那帕托法神话王国的描述和路易斯关于《熊》等的文章后来经常被引用。李的序言言简意赅,肯定福克纳是“美国现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一个表现了“时代精神”的作家。后来他在1986年出版的《美国文学简史》中“福克纳与南方小说”那一节里对福克纳的作品作了更详细的描述。他总结了福克纳在西方文学中的三大重要性:第一,“他描绘了一幅复杂的美国南方社会的图景,表现了二百年来美国南方社会的变迁”;第二,他站在“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立场表现了20世纪‘现代人’(应该说是西方的中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所关切的重大问题,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罪恶与赎罪问题、历史负担与如何对待这

一负担的问题、金钱文明的污染与如何保持自身良心的纯洁、精神出路何在等问题”；第三，“福克纳在小说的写法上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取得了某些成效……这种探索对于后人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sup>[3]</sup><sup>263-289</sup>。这段话对帮助中国读者和学者了解福克纳、进行福克纳研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十年间，中国翻译出版的福克纳作品主要为长篇小说《喧哗与骚动》（1984）和中短篇小说集《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1985），有些杂志也陆续刊登了一些他的短篇，如《花斑马》、《干旱的九月》等，比较重要的是1988年《世界文学》5月号刊登了李文俊翻译的《我弥留之际》。李文俊在翻译中加了很多注释，大大帮助了普通读者对福克纳艰涩的文体和意识流手法的理解。

这十年发表的研究文章主要集中在《喧哗与骚动》和《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除了经常评论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还有对福克纳的象征手段、意识流和多角度叙述等艺术技巧进行的分析，以及对福克纳和其他西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对福克纳的这些介绍还引起了我国作家的注意。赵玫说福克纳给了她“很多技术上（意识的流动、字体的变换以及潜意识独白等）的启示”<sup>[4]</sup>。莫言从福克纳“立足故乡，深入核心，然后获得通向世界的证件，获得聆听宇宙音乐的耳朵”这一点受到启发，决心“创造一个、开辟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区……具有自己的特色”<sup>[5]</sup>。甚至有些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著作，如南帆的《小说艺术模式的革命》和陈晋的《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也论证福克纳的时序交错、复合视角，以及借助感受、联想、印象、情绪或沉闷、冗长、拖沓的文句来表现内心世界的手法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张抗抗在1987年的《隐形伴侣》中借用《喧哗与骚动》的手法，用不同的字体表现时间场景的转换，广东作家黎珍宇的《女子公寓》在形式上的模仿更为明显，小说分四个部分，采用不正常的时序，并且提到女主人公帮助男朋友杰翻译《喧哗与骚动》，而后者“像昆丁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sup>[6]</sup>。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福克纳已经引起了我国读者、作家和学者的极大兴趣。

## （二）第二阶段：1990—1999年

这十年是我国翻译出版福克纳作品和有关著作的全盛时期，也是福克纳研究的一个高潮。首先，译文、漓江、百花文艺、河北教育等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1990）、《去吧，摩西》（1996）、《坟墓的闯入者》（1996）、《圣殿》（1997）、《八月之光》（1998）、《掠夺者》（1999）的中文版和《福克纳作品精粹》（1990）。有些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西方学者写的福克纳的传记。中国学者也发表了他们写的传记，如黄运亭的《在喧哗与骚动中沉思：福克纳及其作品》（1993）、潘小松的《福克纳——美国南方文学巨匠》（1995）。更为重要的是1999年出现的两本兼顾传记和作品研究的专著——李文俊的《福克纳评传》和肖明翰的《威廉·福克纳——骚动的心灵》。后者还连续发表了两部颇有深度的著作：从比较文学角度出发的《大家族的没落：福克纳和巴金家庭小说比较研究》（1994）和对作品进行深入分析的《威廉·福克纳研究》（1997）。1999年还有廖彩胜的专著《福克纳小说中的语言文化标志》以及刘涪波的专著《南方失落的世界：福克纳小说研究》。这些出版物终于成功地引起了我国读者对福克纳的兴趣和了解。此外，这一时期我国高等院校的英语系普遍开设了美国文学课程，福克纳成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读作家。这也使福克纳成为学生写论文的热点，从而提高了对他的研究水平。

我国对福克纳的研究有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我们常常是在中外学者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工作。例如，文联公司出版的《福克纳短篇小说集》（1985）的篇目就是在美国学者斯通贝克的帮助下选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许多美国福克纳专家来到我国，如詹姆斯·梅里维瑟、托马斯·英奇、詹姆斯·卡洛瑟斯都来我国讲学访问，对我国译者翻译福克纳的作品给了不少帮助，也把我们的研究情况传到美国。1982年，在福克纳故乡的密西西比大学以“福克纳与国际视野”为主题的福克纳年会上，斯通贝克介绍了我国（包括台湾地区）研究翻译福克纳的情况和计划。1990年，第一

个中国学者出席年会,更为详细深入地介绍了福克纳在中国的接受度和影响力,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此外,北京大学英语系在 1992 年和 1997 年联合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和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港美中心等单位举办了两届“福克纳国际研讨会”,中外学者和一些作家讨论了福克纳与南方社会的关系,他的悲剧意识和历史感,他的叙述技巧和艺术手段,他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以及对他的教学和翻译等问题,对推动我国福克纳研究和教学都起了很好的作用。第二届会议论文在 1998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题名为《福克纳的魅力》。由于所收论文都是用英文撰写,美国系统评估并介绍近期学术论著、有专章介绍福克纳研究的杂志 *American Literary Scholarship* 对论文进行了逐篇评论。

这一时期的研究沿袭 20 世纪 80 年代的做法,介绍福克纳的生平和时代背景,讨论他作品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和手法技巧,但在资料运用和讨论深度方面都有所提高。如李文俊的《福克纳评传》把生平和作品分列章节,两章生平中间是那个时期的作品评介。生平介绍还包括福克纳对创作的想法和起因,作品评论深入浅出,有助于对作品的理解。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专著是肖明翰的《威廉·福克纳研究》。肖并不遵循从作家生活经历出发介绍他的创作和成就的传统做法,而是从西方文化背景着手,介绍美国尤其是南方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主要是“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以及“向后看的历史意识”),阐述这样的时代和环境,加上南方经历的巨大变革对福克纳所产生的影响,使他既看到南方的问题又摆脱不了它的影响,因而他的作品反映他对社会和现实爱恨交织的感情和错综复杂的思想(主要是“基督教人道主义”)。此外,肖还描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对福克纳的影响,以大量的资料和例证肯定福克纳追求创新是为了更好地反映真实,使内容与形式更趋完美。这本书的有些章节,如福克纳的妇女观、种族观、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创作手法等,还在各种杂志发表,影响很大,为以后的研究打开思路、提供论题,肖明翰引用的参考资料也为大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和信息。

美国南方社会有两个核心问题:种族和妇女。福克纳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一直是国外学者争论的焦点,我国学者也不例外。肖明翰的《威廉·福克纳研究》对此有专章讨论,他认为福克纳的妇女人物多半是“南方妇道观的受害者”。陶洁认同这个观点。她在《〈喧哗与骚动〉新探》中论述天真勇敢的小姑娘凯蒂如何在南方的门第观念、淑女形象和贞洁观等传统思想压抑下失去了自我和自信,最后堕落为纳粹军官的情妇。福克纳正是通过凯蒂的变化来揭露南方文化对妇女的摧残<sup>[7]</sup>。陶洁还在《沉默的含义——福克纳笔下三女性》一文中阐述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没有让最重要的人物凯蒂和她兄弟一样有自己的内心独白的章节、在《我弥留之际》里让女主人公艾迪在死后才有独白的机会、在《圣殿》里让谭波儿有机会讲她对男性的恐惧却得不到信任,说明福克纳有意强调南方女性是没有话语权的受害者。尽管福克纳可能没有完全摆脱南方的妇女观,但他还是同情妇女的。梁呐把福克纳的女性人物分成三类:以凯蒂和谭波尔为代表的“堕落的”女性、以艾迪和爱米丽为代表的“痛苦的”女性以及以凯蒂的黑妈妈迪尔西、《八月之光》中的莉娜和《大宅》中的琳达为代表的“希望之光”。福克纳对女性的描写反映了他的“女性意识”和“人类意识”<sup>[8]</sup>。梁呐指出,男权社会的道德规范是女性堕落的根源,她们的堕落说明“社会的腐败、人性的泯灭和人类的艰辛未来”。女性的痛苦是“人类境遇的缩影”,福克纳把对人类的希望寄托在迪尔西那样有“极强的坚韧性格的女性”,但仅此还不能拯救人类,还要有像琳达这样具有“甘愿为正义事业献身的崇高信念”的女性。总之,福克纳是“把女性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人’来描写”,因此他的女性形象有着“厚重而独异的光彩”<sup>[9]</sup>。有意思的是余鸿纯也把福克纳的女性人物分成三类:(1) 纯粹的受害者,如《八月之光》中狂热的清教徒麦克伊琼的妻子;(2) 损人的受害者,如《喧哗与骚动》中的康普生太太和《圣殿》里的谭波儿;(3) 叛逆的受害者,如凯蒂。余认为美国人信仰的新教注定了女人比男人低一等,而且天生邪恶,生来有罪。而“南方社会推崇的女人美德实际上是男权社会……套在妇女身

上的紧箍锁链”，她们无法挣脱这锁链，成为南方传统观念的受害者、旧习俗的殉葬品。然而，余认为，由于福克纳的“家庭背景和自身经历”，他还是有局限性的。他是贵族后裔，因而难以斩断与旧习俗的联系，“不能塑造出真正具有叛逆精神、能代表时代新潮流的女性”。此外，福克纳爱情生活的波折使他对女人既爱又恨。他对“小说中妇女的遭遇所寄予的同情包含着他对女人的爱慕，而对她们的结局的安排与刻画又夹杂着他对女人的偏见和怨恨”<sup>[10]</sup>。

福克纳对黑人的态度是美国学者研究的重点，也是我国学者们关注的论题。肖明翰认为，福克纳一贯同情黑人，对南方的种族主义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揭露，但他塑造的迪尔西只不过是另一个“汤姆叔叔”，他美化黑人与白人的主仆关系，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想用美好的主仆关系来代替奴隶制残忍的一面”。他从未歌颂过对奴隶制的废除，因为“他对南方社会，对南方的生活方式及其传统的价值观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怀有深厚的感情。所以 he 不想改变南方社会本身，只是企图通过提高人们包括黑人的道德素质来解决南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结果使他的黑人形象有局限，“与他反对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基本立场相矛盾”<sup>[11]</sup>。石坚和张彦炜的文章认为，福克纳关注南方社会的种族问题，尤其是“血统混杂的问题，即混血黑人这一南方社会特有的产物”。他们详细分析了《去吧，摩西》中的七篇故事，认为贯穿其中的中心主题是“麦卡斯林家族血统的命运”。故事虽然常常采用喜剧形式，实际富有严肃的内涵，全书围绕艾克和他的白人及黑白混血亲属的关系。《熊》揭露他祖先的罪孽，他的精神导师——混血黑人法泽斯只有在临终时刻才得到荣誉和尊严；其他各篇描写艾克的混血亲属们如何为爱的权利和尊严而抗争；血统命运问题在《三角洲之秋》得到答案。艾克并不希望黑人得到胜利，虽然他知道这一天终究会到来。但他的黑人亲属却从未放弃努力，甚至在死后还要争取权利和尊严<sup>[12]</sup>。魏玉杰的《海因斯和乔安娜——种族主义的两种形式》分析了《八月之光》中的两个人物，指出主人公克里斯默斯的外公海因斯是典型的南方狂热的种族主义分子，是他把克里斯默斯推上苦难的人生，他代表“南方社会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白人种族主义传统”，他要杀死克里斯默斯的“动机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至于乔安娜，她并不是由于热爱黑人而帮助他们，而是为了完成废奴主义父辈未竟的事业。因此她认为自己比黑人高明，以救世主自居，把黑人看做是她的“臣民”。尽管她在跟克里斯默斯的关系中得到了从未享受过的人生乐趣，但她始终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有“强烈的控制欲和支配欲”。她其实跟海因斯有共同之处。他们都“要求黑人恪守既定的种族原则”，如果黑人稍有越轨，他们便认为自己有权处死他们。福克纳通过乔安娜“揭露北方人在所谓解放黑人运动中的虚伪性和对黑人精神隔离的残酷性”，也证明他“是美国作家中对白人种族主义思想的本质认识最为清醒的为数不多的南方人之一”<sup>[13]</sup>。

这类从细读文本出发密切联系美国尤其是南方的社会和历史，注意它们跟福克纳之间的交融的文章很多，如傅景川的《论福克纳创作中的文化取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3期）、黎明的《论福克纳的乡恋情节》（《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等。有些文章还表达了与美国学者不同的意见。如刘建华的《福克纳小说中的神话与历史》不同意美国学者奥道纳尔关于福克纳在晚期作品《去吧，摩西》中才开始修正自己的约克那帕托法神话的论点，通过对先后作品的比较，以例证说明福克纳在《沙多里斯》中创立了约克那帕托法神话王国，但在随后的《喧哗与骚动》中就开始以历史修改神话，到《押沙龙，押沙龙》又更进一步。因此，可以说“福克纳具有很强的自我修改能力。他能以很大的勇气和很快的速度不断修改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和自己的前期作品”<sup>[14]</sup>。陶洁的《成长之艰难》也针对美国学者认为《坟墓的闯入者》中加文·史蒂文斯律师的种族主义言论代表福克纳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观点。她认为这部小说是写种族矛盾，但采用了“少年成长的教育小说”的形式，说明在种族主义的南方，连一个自以为是开明人士、比较同情黑人的律师都对黑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一个白人孩子要在成长过程中得到正确的种族观是十分困难的，史蒂文斯其实是福克纳要批判的对象<sup>[15]</sup>。这些文章说明我国学者已经在研究方法和论题方面

与美国学者有共同的话题,能够进行有深度的对话。

### (三) 第三阶段: 2000—2009 年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的福克纳研究稳步而迅速地发展。在翻译方面,《押沙龙,押沙龙》(2000)、《福克纳短篇小说集》(2001)、《村子》(2001)、《野棕榈》与《福克纳随笔》(2008)先后出版,至此,他不同时期的主要代表作都有了中译文。此外,2007 年还出版了两部传记——弗雷德里克·卡尔的《福克纳传》(上、下册)和杰伊·帕里尼的《福克纳传》。与此同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引进的英文版《剑桥文学指南丛书》于 2000 年出版了“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引进的英文版《剑桥美国小说新论》也在 2007 年出版了《喧哗与骚动》、《去吧,摩西》和《八月之光》三本论文集。这些译文和英文论著对研究福克纳的作品和了解他的为人都有所帮助。

这一时期福克纳研究的特点可以用关于 2004 年“第三届福克纳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报道来概括:“此次会议有个令人欣喜的现象,那就是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入了福克纳研究的行列,更多的福克纳作品受到了重视,更多新颖的研究方法出现在探讨交流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研讨会的研究视角不只限于福克纳的写作技巧、意识流手法等传统范畴,而是扩展到叙事学、阐释学、心理分析、后殖民主义、原型批评、美国黑人批评、女性主义、生态主义、比较文学、语言学等各个方面。”<sup>[16]</sup>确实,中国期刊网的资料显示,这十年中发表的六百多篇文章,不再局限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那里的出版社或知名大学的学报或外国文学杂志,而是遍布全国各地,甚至边远地区的各类大专院校的学报及各种杂志。作者也不再仅仅是前面提到的那些著名学者,还包括硕士生、博士生,甚至本科生,以及作家和普通读者,涌现出新一代福克纳研究的主力军。不仅如此,有关福克纳的研究专著也陆续出版,如刘建华的《文本与他者:福克纳解读》(2002)、李文俊编著的《福克纳的神话》(2008)、鲍忠明的《最辉煌的失败:福克纳对黑人群体的探索》(2009)等。

这一时期虽然文章很多,批评方式也各式各样,但在研究对象和论题方面其实仍然比较集中。长篇小说仍以《喧哗与骚动》为主,短篇小说也还是主要讨论《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论题仍然围绕种族、性别、神话王国、时间观念等方面。也许由于 1995 年在我国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推动了妇女研究的发展,用女性主义理论讨论福克纳的妇女观和他笔下两位女性——爱米丽和凯蒂的文章几乎占了文章总数的 20%,讨论这两部/篇小说的文章占的比重还要更大。这是我国福克纳研究中的一大问题。

然而,这一时期还是有些独树一帜的好文章,如李常磊的《政治无意识:威廉·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对黑人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虽然谈的也是种族问题,但他并不直接谈黑人受歧视,而是另辟蹊径,从穷白人入手,用詹姆森的“政治无意识”理论,论述小说中指出的一个现象:“南方上层白人在剥夺黑人权利的基础之上人为地为穷苦白人提供某些种族特权,其目的是把南方穷苦白人与统治阶级捆绑在一起,确保自己的政治利益”<sup>[17]</sup>。他用新历史主义解读“斯诺普斯三部曲”的《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威廉·福克纳斯诺普斯三部曲的新历史主义解读》(《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 年第 5 期)一文,将注意力引向大家还不很注意的作品。另一位学者朱振武的文章也常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威廉·福克纳小说的建筑理念》通过仔细分析福克纳在不同作品中对房屋的描写,论证福克纳在作品中“将建筑处理为六大类,即民间乡土类、新古典类、新哥特类、新维多利亚类、现代类以及相关的公共雕塑艺术”。福克纳“借助建筑使读者集中和聚焦于小说的叙事,使他们进入到某种心绪和氛围之中,并以此来划分社会等级,以达到更好地刻画人物和表达创作主旨的目的,并映射出一种地域之感。无论房屋是真是假,是历史遗迹还是古旧的避难所,它们都是纷繁复杂、意图明确的象征物”<sup>[18]</sup>。他的另一篇文章《福克纳小说创作的通俗意识》讨论了我国学者很少涉及但却很重要的问题——福克纳对通俗文化的借鉴和运用,论证了福克纳对民间幽默的使用

如何使作品更加生动有趣,并加强了对人物的刻画、对社会的批判以及对道德的探索。福克纳对方言口语的使用在制造幽默气氛、反映南方生活、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收到了极佳的效果,他还广泛运用哥特小说戏剧性地表现善与恶的斗争和侦探小说揭示罪恶的艺术手法,使它们成了他艺术创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sup>[19]</sup>。朱振武这两篇文章和他的专著《在心理美学的平面上——威廉·福克纳小说创作论》(2004)都讨论了以前没有涉及的问题,不仅为研究提供新的角度,也说明我国学者开始具有比较开阔的视野,能够把福克纳及其作品和技巧与更为广泛的文学、哲学甚至其他文化形式相联系。

这一时期除莫言和赵玫外,余华、苏童等许多当代作家也开始谈论福克纳对他们的“震撼”和影响。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比较福克纳与曹雪芹或沈从文,20世纪90年代有肖明翰比较福克纳和巴金的专著,但进入21世纪以来,从比较文学角度出发的论文、论著逐渐增加,所比较的中国作家也扩大到余华、苏童甚至金庸。然而,大部分论述比较集中于沈从文和莫言,尤其是朱宾忠的《跨越时空的对话:福克纳与莫言比较研究》(2006)和李萌羽的《多维视野中的沈从文和福克纳》(2009)。前者从文学道路、文艺思想、创作主题、人物塑造以及创作特色等几个方面对福克纳和莫言进行比较;后者从本土文化、后现代性、生态美学等维度,对沈从文与福克纳的小说特征、文化内涵和价值作比较分析。

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不少对我国福克纳研究进行总结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的论点,即我国福克纳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研究过于集中在对《喧哗与骚动》等福克纳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作品的研究,对他后期的作品,尤其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的作品讨论不够;过于集中在对他的现代主义手法的研究,而对他继承的现实主义传统手法很少提及;过于集中在对个别的长篇小说的研究,对绝大多数的短篇小说和大部分的长篇小说研究不多,尤其对约克那帕托法神话王国以外的作品基本上没有涉及。不过。近年来,肖明翰、李萌羽和朱宾忠等人的比较文学方面的专著和《八月之光》等中文版已经进入美国一些大学图书馆,美国出版的有关福克纳研究的文献目录里已经开始收入中国学者的英语论文书名或文章标题。许多中国学者到美国一些福克纳研究中心进修学习,如东南密苏里州立大学的福克纳研究中心自2005年以来已经有10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如果我国学者和出版界能够进一步合作,翻译出版更多的福克纳作品和有关他的传记论著,相信我们的福克纳研究会克服上述缺点,取得更大的进步。

### [参 考 文 献]

- [1] 李文俊:《〈喧哗与骚动〉译余断想》,《读书》1985年第3期,第99-107页。[Li Wenjun, "Translator's Review of *The Sound and the Fury*," *Readings*, No. 3 (1985), pp. 99-107.]
- [2] 袁可嘉:《美英“意识流”小说述评》,见《文学研究集刊》第1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Yuan Kejia, "An Overview of American & British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Fiction," *Essays on Literary Works: Vol. 1*,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64.]
- [3] 董衡巽主编:《美国文学简史》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Dong Hengxun (ed.), *A Brief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II)*,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6.]
- [4] 赵玫:《在他们中间穿行》,《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第121-124页。[Zhao Mei, "Roaming amongst Them,"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 4 (1990), pp. 121-124.]
- [5] 莫言:《两座灼热的高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世界文学》1986年第3期,第298-299页。[Mo Yan, "Two Blast Furnaces: García Márquez and William Faulkner," *World Literature*, No. 3 (1986), pp. 298-299.]



- [6] 黎珍宇:《女子公寓》,《花城》1988年第2期,第171-202页。[Li Zhenyu, "Women's Apartment," *Flower City*, No. 2(1988), pp. 171-202.]
- [7] 陶洁:《〈喧哗与骚动〉新探》,《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第32-39页。[Tao Jie, "A Fresh Approach to *The Sound and The Fury*,"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 4 (1994), pp. 32-39.]
- [8] Tao Jie, "Repressed Silence: Faulkner's Three Female Characters," <http://www.soc.nii.ac.jp/wfsj/journal/No2/TAO.htm>, 2011-08-27.
- [9] 梁呐:《福克纳小说的女性/人类意识》,《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第21-24页。[Liang Na, "The Feminine/Human Consciousness in William Faulkner's Fiction," *Journal of Jinzhou Teachers Colleg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4(1998), pp. 21-24.]
- [10] 余鸿纯:《旧习俗的殉葬品——试谈福克纳笔下的妇女形象》,《韩山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第66-68页。[Yu Hongchun, "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Women Characters in William Faulkner's Writings," *Journal of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No. 4(1997), pp. 66-68.]
- [11] 肖明翰:《矛盾与困惑——福克纳对黑人形象的塑造》,《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4期,第40-47页。[Xiao Minghan, "Faulkner's Characterization of Blacks,"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 4(1992), pp. 40-47.]
- [12] 石坚、张彦伟:《权利、荣誉和尊严——论威廉·福克纳〈去吧,摩西〉中混血黑人的挑战》,《重庆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第73-76页。[Shi Jian & Zhang Yanwei, "Mulattoes' Challenge in William Faulkner's *Go Down, Moses*," *Journal of Chongqing Teachers College*, No. 1(1997), pp. 73-76.]
- [13] 魏玉杰:《海因斯和乔安娜——种族主义的两种形式》,《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第55-60页。[Wei Yujie, "Hines and Joanna: Two Versions of Racism in *Light in August*,"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 3(1997), pp. 55-60.]
- [14] 刘建华:《福克纳小说中的神话与历史》,《国外文学》1997年第3期,第62-67页。[Liu Jianhua, "Myth and History in Faulkner's Novels," *Foreign Literatures*, No. 3(1997), pp. 62-67.]
- [15] 陶洁:《成长之艰难——小议福克纳的〈坟墓的闯入者〉》,《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0年第1辑,第86-104页。[Tao Jie, "Growing up in the South: On Faulkner's *Intruder in the Dust*,"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No. 1(2000), pp. 86-104.]
- [16] 蓝仁哲:《第三届福克纳国际学术会议》,《当代外国文学》2004年第3期,第169页。[Lan Renzhe,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illiam Faulkner,"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No. 3(2004), p. 169.]
- [17] 李常磊:《政治无意识:威廉·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对黑人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国外文学》2009年第3期,第90-96页。[Li Changlei,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Symbolic Meditation on the Blacks in *Absalom, Absalom!*" *Foreign Literatures*, No. 3(2009), pp. 90-96.]
- [18] 朱振武:《威廉·福克纳小说的建筑理念》,《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4-9页。[Zhu Zhenwu, "William Faulkner's Architectural Principle in Fiction," *Journal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No. 3(2005), pp. 4-9.]
- [19] 朱振武:《威廉·福克纳小说创作的通俗意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100-106页。[Zhu Zhenwu, "On the Popular Consciousness in Faulkner's Novel Creation,"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No. 4(2003), pp. 100-106.]